賢愚經/賢愚經卷二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賢愚經卷第二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八）波斯匿王女金剛品第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最大夫人，名曰摩利，

時生一女，字波闍羅，晉言金剛，

其女面類極為醜惡，肌體麤澀猶如駝皮，

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觀此女，無一喜心，

便敕宮內：「勤意守護，勿令外人得見之也。

所以者何？此女雖醜形不似人，

然是末利夫人所生，此雖醜惡，當密遣人而護養之。」

女年轉大，任當嫁處。時王愁憂，無餘方計，

便告吏臣：「卿往推覓本是豪姓居士種者，

今若貧乏無錢財者，便可將來。」吏即如教，

即往推覓，得一貧窮豪姓之子。吏便喚之，

將至王所。王得此人，共至屏處，具以情狀，

向彼人說：「我有一女，面狀醜惡，

欲覓嫁處，未有酬類。聞卿豪族，今者雖貧，

當相供給，幸卿不逆，當納受之。」時長者子，

長跪白言：「當奉王敕，正使大王以狗見賜，

我亦當受，何況大王遺體之女？今設見賜，

奉命納之。」王即以女，妻彼貧人，為起宮殿，

舍宅門閣，令有七重。王敕女夫：「自捉戶鑰，

若欲出行，而自閉之。我女醜惡，世所未有，

勿令外人睹見面狀；常牢門戶，幽閉在內。」

王出財貨，一切所須，供給女婿，使無乏短。

王即拜授，以為大臣。其人所有財寶饒益，

與諸豪族共為讌會，月月為更。會同之時，

夫婦俱詣，男女雜會，共相娛樂。諸人來會，

悉皆將婦，唯彼大臣，恒常獨詣。眾人疑怪：

「彼人婦者，儻能端政，

暉赫曜絕？或能極醜，不可顯現？是以彼人，故不將來。

今當設計往觀彼婦。」即各同心，密共相語，

以酒勸之，令其醉臥，解取門鑰，

便令五人往至其家開其門戶。當於爾時，彼女心惱，

自責罪咎，而作是言：「我種何罪？為夫所憎，

恒見幽閉，處在闇室，不睹日月及與眾人。」

復自念言：「今佛在世，潤益眾生，遭苦厄者，

皆蒙過度。」即便至心遙禮世尊，「唯願垂愍，

到於我前，暫見教訓。」其女精誠，敬心純篤。

佛知其志，即到其家，於其女前，地中踊出，

現紺髮相，令女見之；其女舉頭，

見佛髮相，倍加歡喜，歡喜情敬，敬心極深，

其女頭髮，自然細軟，如紺青色。佛復現面；

女得見之，見已歡喜，面復端政，惡相麤皮，

自然化滅。佛復現身，齊腰以上，金色晃昱，

令女見之；女見佛身，益增歡喜因歡喜故，

惡相即滅，身體端嚴，猶如天女，奇妙蓋世，

無能及者。佛愍女故，盡現其身；其女諦察，

目不曾眴，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其女盡身，

亦皆端政，相好非凡，世之希有，惡相悉滅，

無有遺餘。佛為說法，即盡諸惡，

應時逮得須陀洹道。女已得道，佛便滅去。

時彼五人，開戶入內，見婦端政殊特少雙，

自相謂言：「我怪此人不將來往，其婦端政，

乃至如是。」觀睹已竟，還閉門戶，持其戶鑰，

還彼人所繫著本帶。其人醒悟，會罷至家，

入門見婦，端政奇妙，容貌挺特，人中難有，

見已欣然，問是何人？女答夫言：「我是汝婦。」

夫問婦言：「汝前極醜，今者何緣端政乃爾？」

其婦具以上事答夫：「我緣佛故，受如是身。」

婦復白夫：「我今意欲與王相見，

汝當為我通其意故。」夫受其言，即往白王：

「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婿：「勿道此事，

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答王：

「何以乃爾？女郎今者，蒙佛神恩，已得端政，天女無異。」

王聞是已，答女婿言：「審如是者，速往將來。」

即時嚴車，迎女入宮，王見女身端政殊特，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敕嚴駕，王及夫人、

女并女夫，共至佛所。禮佛畢訖，卻住一面，

時波斯匿王，跪白佛言：「不審此女，宿殖何福，

乃生豪貴富樂之家？復造何咎，受醜陋形，

皮毛麤強，劇如畜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大王：「夫人處世，端政醜陋，

皆由宿行罪福之報。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大國，

名波羅[木*奈]，時彼國中，有大長者，財富無量，

舉家恒共供養一辟支佛，

身體麤惡形狀醜陋，憔悴叵看。時彼長者，有一小女，

日日見彼辟支佛來，惡心輕慢，可罵毀言：

『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其可憎？乃至如是。』

時辟支佛，數至其家，受其供養，在世經久，

欲入涅槃，為其檀越，作種種變，飛騰虛空，

身出水火，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

北踊南沒，坐臥虛空，種種變現，

咸使彼家睹見神足，即從空下，還至其家。長者見已，

倍懷歡喜，其女即時悔過自責：『唯願尊者！

當見原恕，我前惡心，罪釁過厚，幸不在懷，

勿令有罪也。』時辟支佛聽其懺悔。」佛告大王：

「爾時女者今王女是。由其爾時惡不善心，

毀呰賢聖辟支佛故，自造口過，於是以來，

常受醜形。後見神變，自改悔故，還得端正，

英才越群，無能及者。由供養辟支佛故，

世世富貴，緣得解脫。如是大王！

一切眾生有形之類，應護身口，勿妄為非、輕呵於人。」

　爾時王波斯匿，及諸群臣，一切大眾，

聞佛所說因緣果報，皆生信敬，自感佛前，以是信心，

有得初果，至四果者，有發無上平等意者，

復有得住不退轉者，咸懷渴仰，

敬奉佛教，歡喜遵承，皆共奉行。

（九）金財因緣品第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城中，

有大長者，長者夫人生一男兒，名曰金財，

其兒端政殊特，世之少雙。是兒宿世，

捲手而生，父母驚怪謂之不祥，即披兒兩手，

觀其相好，見二金錢在兒兩手，父母歡喜，

即便收取；取已故處續復更生，尋更取之，

復生如故，如是懃取金錢滿藏，其兒手中，

未曾有盡。兒年轉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

父母不逆，即便聽之。爾時金財，往至佛所，

頭面作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當見憐愍，

聽我出家，得在道次。」佛告金財：

「聽汝出家。」蒙佛可已，於時金財，即剃鬚髮，

身著袈裟，便成沙彌。年已滿足，任受大戒，

即令眾僧當受具足。臨壇眾僧，次第為禮，

其作禮時，兩手拍地，當手拍處，有二金錢，

如是次第，一切為禮，隨所禮處，皆有金錢。

受戒已竟，精勤修習，得羅漢道。　阿難白佛：

「不審，世尊！此金財比丘，本造何福，

自生已來，手把金錢？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阿難：「汝當善思！我今說之。」　阿難對曰：「如是，

諾當善聽！」　佛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時，

世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政法教化，

度脫眾生，不可稱數。佛與眾僧，遊行國界，

時諸豪富長者子等，施設飯食，

供養彼佛及弟子眾。爾時有一貧人，乏於財貨，常於野澤，

取薪賣之，值時取薪賣得兩錢，

見佛及僧受王家請，歡喜敬心，即以兩錢，

施佛及僧；佛愍此人，即為受之。」佛告阿難：

「爾時貧人，以此二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

恒把金錢，財寶自恣，無有窮盡。爾時貧人者，

金財比丘是也。正使其人未得道者，

未來果報亦復無量。是故阿難！一切眾生，

皆應精懃布施為業。」　爾時阿難及眾會者，

聞佛所說，皆悉信解，有得須陀洹果者，斯陀含、

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

復有得住不退地者。一切眾會，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一〇）華天因緣品第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內，

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政。

其兒生已，家內自然，天雨眾華，積滿舍內，

即字此兒，名弗波提婆，晉言花天。兒年轉大，

往至佛所，見佛顏容相好無比，見已歡喜，

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

今當請佛及諸眾僧。」即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與眾僧，

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

因見福慶佛知其根，即時受請。于時華天，

還至其家。明日食時，佛與眾僧往至其家，

華天即化作寶床座，遍其舍內，整設嚴飾，

佛及眾僧即坐其座。華天欲須種種飲食，

其人福德自然而辦。佛與眾僧食已攝缽，

廣為華天具說諸法，華天合家，得須陀洹。

於時華天，即辭父母，求索出家，為佛弟子。

父母聽之。即至佛所，稽首佛足，

求作比丘稟受佛教。佛聽入道，讚言：「善來比丘！」

鬚髮自墮，袈裟著身，即成沙門，遵修佛教，

逮得羅漢。　爾時阿難，見斯事已，往至佛所，

長跪白言：「世尊！是華天比丘，本殖何福，

而得如是自然天華，又能化作床座飲食？世尊！

當為決散此疑。」　佛告阿難：「欲知善聽！

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眾生。

時諸眾僧，遊行聚落，到諸豪族，皆悉供養。

時有一人，貧無錢財，見僧歡喜，恨無供養，

即於野澤，採眾草華，用散眾僧，至心敬禮，

於是而去。」佛告阿難：「爾時貧人，散僧華者，

今此華天比丘是也。

由其過去用信敬心故，採華散僧至心求願，九十一劫，

所生之處，身體端政，意有所須，

欲得飲食床臥之具，尋時如念，自然而至；緣斯之福，

自致得道。是故阿難！一切眾生，

莫輕小施以為無福，猶如華天，今悉自得。」　爾時阿難，

及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寶天因緣品第十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

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皆令積滿。即召相師，

占相此兒。相師睹已，見其奇相，答長者言：

「兒相殊特。」長者聞已，心懷歡喜，即語相師：

「當為立字。」相師問曰：「此兒生時，有何瑞應？」

長者答曰：「此兒生時，天雨七寶，滿我家內。」

相師答曰：「是兒福德，當為立號為勒那提婆，

晉言寶天。」兒年轉大，才藝博通，

聞佛神聖奇德少雙，心懷渴仰，貪欲出家，

即辭父母，往詣佛所，頭面作禮，而白佛言：

「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即聽許：「善來比丘！」

鬚髮自墮，法衣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

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寶天比丘，本作何福，

而當生時，天雨眾寶，衣食自然，無有乏短？」

佛告阿難：「過去世時，有毘婆尸佛，出現於世，

度脫眾生，不可計數。爾時眾僧，遊行村落，

時彼村中，有諸居士，共請眾僧，種種供養。

時有貧人，雖懷喜心，家無財寶供養之具，

便以一把白石似珠，用散眾僧，發大誓願。」

佛告阿難：「爾時貧人珠供養者，

今此寶天比丘是也。由其過去用信敬心，

持白石似珠散眾僧故，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

多饒財寶，衣食自然，無有乏短。

緣於爾時有信敬心，今遭我世，得道果證。」　爾時眾會，

聞佛所說，自生信心，有得初果，

乃至第四果者，復有發心住不退轉。爾時眾會，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羼提波梨品第十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林中止。

爾時世尊，初始得道，度阿若憍陳如等，

次度鬱卑羅迦葉兄弟千人，度人漸廣，

蒙脫者眾。於時羅閱祇人，欣戴無量，莫不讚歎：

「如來出世，甚為奇特！眾生之類，咸蒙度苦。」

又復歎美憍陳如等，及鬱毘羅眾：

「諸大德比丘，宿與如來有何因緣，法鼓初震，

特先得聞，甘露法味，獨先服嘗？」　時諸比丘，

聞諸人民之所稱宣，即具以事，往白世尊。

佛告之曰：「乃往過去，與此眾輩，有大誓願：

『若我道成，當先度之。』」　諸比丘聞已，復白佛言：

「久共誓願，其事云何？唯垂哀愍，願為解說。」

　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乃往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

有一大國，名波羅[木*奈]，當時國王，名為迦梨。

爾時國中，有一大仙士，名羼提波梨，

與五百弟子，處於山林，修行忍辱。

于時國王與諸群臣夫人婇女，入山遊觀。王時疲懈，

因臥休息。諸婇女輩，捨王遊行，觀諸花林，

見羼提波梨端坐思惟，敬心內生，

即以眾花而散其上，因坐其前，聽所說法。王覺顧望，

不見諸女，與四大臣，行共求之。

見諸女輩坐仙人前，尋即問曰：『汝於四空定，

為悉得未？』答言：『未得。』又復問曰：『四無量心，

汝復得未？』答言：『未得。』王又問曰：『於四禪事，

汝為得未？』猶答：『未得。』王即怒曰：『於爾所功德，

皆言未有，汝是凡夫，獨與諸女，在此屏處，

云何可信？』又復問曰：『汝常在此，

為是何人？修設何事？』仙人答曰：『修行忍辱。』王即拔劍，

而語之言：『若當忍辱，我欲試汝，知能忍不？』

即割其兩手而問仙人，猶言忍辱。

復斷其兩腳，復問之言，故言忍辱。次截其耳鼻，

顏色不變，猶稱忍辱。爾時天地，六種震動。

時仙人五百弟子，飛於虛空，而問師言：

『被如是苦，忍辱之心，不忘失耶？』其師答言：

『心未變易。』王乃驚愕，復更問言：『汝云忍辱，

以何為證？』仙人答曰：『我若實忍，至誠不虛，

血當為乳，身當還復。』其言已訖，血尋成乳，

平完如故。王見忍證，倍懷恐怖，『咄我無狀！

毀辱大仙，唯見垂哀受我懺悔。』仙人告曰：

『汝以女色，刀截我形，吾忍如地；我後成佛，

先以慧刀，斷汝三毒。』爾時山中，諸龍鬼神，

見迦梨王[打-丁+王]忍辱仙人，各懷懊惱，

興大雲霧，雷電霹靂，欲害彼王，及其眷屬。

時仙人仰語：『若為我者，莫苦傷害。』時迦梨國王，

懺悔之後，常請仙人，就宮供養。

爾時有異梵志，徒眾千人，見王敬待羼提波梨，

甚懷妒忌，於其屏處，坐以塵土糞穢，而以坌之。

爾時仙人，見其如是，即時立誓：『我今修忍，

為於群生，積行不休，後會成佛。若佛道成，

先以法水，洗汝塵垢，除汝欲穢，永令清淨。』」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羼提波梨者，

則我身是。時王迦梨及四大臣，

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時千梵志塵坌我者，

今鬱卑羅等千比丘是。我於爾時，緣彼忍辱誓當先度，

是故道成，此等之眾先得度苦。」　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歎未曾有，歡喜奉行。

（一三）慈力王血施品第十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中止。

爾時尊者阿難，於中食後，林間坐禪，而自思惟：

「如來興世，甚為奇特，眾生之類，皆蒙安樂。」

又思惟：「憍陳如等五尊比丘，種何善本，

依何因緣，法門初開，而先得入，法鼓始振，

獨先得聞，甘露法降，特先蒙潤？」念是事已，

從坐處起，往至佛所，具以所念，

而用白佛。佛告之曰：「憍陳如等，先世於我，

實有因緣。過去世時，我以身血，充其飢渴，

令得安隱；是故今身，先得我法，用致解脫。」

賢者阿難，重白佛言：「過去以血濟其飢乏，

其事云何？願具開示，并令眾會咸得解了。」

佛告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

有大國王，名彌佉羅拔羅，晉言慈力，

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小國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

王有慈悲，具四等心，恒愍一切，

未曾懈厭，常以十善，教誨民庶，四方欽慕。

王所化治，國土安樂，莫不慶賴。諸疫鬼輩，

恒噉人血氣，用自濟活。爾時人民，攝身口意，

敦從十善；眾邪惡疫，不敢侵近，飢羸困乏，

瘦悴無力。時五夜叉，來至王所，『我等徒類，

仰人血氣，得全身命。由王教導，咸持十善，

我等自是無復飲食，飢渴頓乏，求活無路。

大王慈悲！豈不矜愍？』王聞是語，甚懷哀傷，

即自放脈，刺身五處。時五夜叉，各自持器，

來承血飲，飲血飽滿，咸賴王恩，欣喜無量。

王復告曰：『汝若充足，念修十善，

我今以身血，濟汝飢渴，令得安隱；後成佛時，

當以法身戒定慧血，除汝三毒諸欲飢渴，

安置涅槃安隱之處。』阿難！欲知爾時慈力王者，

今我身是。五夜叉者，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

我世世誓願，許當先度，是故我初說法，

聞便解脫。」　時尊者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

咸增敬仰，歡喜奉行。

（一四）降六師品第十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之中，

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洴沙王已得初果，

信敬之心倍復隆厚，常設上妙四事所須，

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樂人同善，志兼勸導。

國有六師，富蘭那等，先素出世，邪見倒說，

誑惑民庶；迷冥之徒，信服邪教，眾類廣布，

惡黨遍滿。時王有弟，敬奉六師，信惑邪倒，

謂其有道，竭家之貨，供給與之。

佛日初出，慧流肇潤，無心拔擢，沒在重網，

兄王洴沙，甚愛重之，慇懃方便，曉令奉佛，

弟執邪理，不從王教，數數敕令請佛供養。

弟白兄王：「我自有師，不能復往奉事瞿曇。

然王有教理無有違，當設大會不限來眾，

若其自至，我當與食。」許王之後辦設供具，

饒敷床座，事訖設會，遣人往喚，六師之徒，

尋皆來集，坐於上位，怪佛及僧不自來至，

即往白王：「王前數數敕請瞿曇，今為設會，

日時欲至，如何不來？」王告弟言：

「汝雖不能躬自往請，可遣一人白於時到。」

王弟受教遣人白時，佛與大眾來至會所，

見諸六師先坐上座，佛與眾僧次第而坐。

佛以神足，令此六師合其徒類，忽在下行，

六師情恥，各起移坐，坐定自見，還在其下。

如是再三，移坐就上，猶自見身，乃在下末，

更無力能，俛仰而坐。檀越行水，至上座前，

佛語施主：「先與汝師。」持水往師前，

即舉甕，甕口自閉，其水不下；還往佛前，

從佛作次，爾乃水出，咸得洗手。洗手既竟，

次當咒願，檀越捉食，在上座前，佛語檀越：

「本不為我，往汝師前，自令咒願。」

受教尋往，至六師所，六師口噤，不得出言，

但各舉手，遙指於佛，佛便咒願，梵音聲暢。

咒願既竟，次當行食，欲隨上座，作次付之。

佛又告言：「先與汝師。」即便持食，從六師付，

食皆忽上，住虛空中，各當其上，取不可得；

行食與佛并僧遍訖，食乃還下，各在其前。

佛與眾僧，一切食訖，澡漱還坐，次當說法，

佛語檀越：「令汝師說。」尋請六師，六師復噤，

但各同時，舉手指佛。於是如來，廣為眾會，

出柔軟音，暢演法性，分別義理，

應適眾情。聞佛說法，咸得開解，洴沙王弟，

得法眼淨，其餘眾人，或得初果，至第三果，

出家盡漏，發無上心，住不退地，隨心所慕，

悉得其願，各乃識真，信敬三寶，薄賤六師，

捨不承供。　於是六師，甚懷惱恚，各至閑靜，

求學奇術，天魔波旬，懼其情怯，

不能宣布惡邪之毒，即下化作六師之形，於一人前，

現五人術，飛行空中，身出水火，分身散體，

百種現變。愚癡之徒，更相恃賴，

忿前見辱亡失供養，六師悉集，各共議言：「我曹技能，

不減瞿曇，緣前一辱，眾心離散。比來眾師，

神術顯變，今察奇妙，足任伏彼，

當詣國王求決勝負。」作議已定，即詣王所，

自說智能神化靈術，貪共沙門，講格奇變，

對試之後，可否自現。王笑之曰：

「汝等何癡？佛德弘大，神足無礙，欲以螢大與日諍光，

牛跡之水與巨海比大，

野干之微與師子捵猛，蟻蛭之堆與須彌等高；大小之形，

昭然有別，迷惑高企，何愚之劇？」六師復言：

「驗事在後，大王未見我等殊變，

是使偏心謂望彼大，決試之後，巨細自定。」

王又告曰：「欲試可試，但恐汝等自招毀辱，

正使與佛捵神足者，當使我曹具睹異變。」

六師言曰：「期後七日，願王平治講試之場。」

六師去後，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以事白佛：

「六師紛紜，欲得講術，以理呵語，其意不息。

唯願世尊！奮其神力，化伏邪惡，爾乃從善，

因使我曹得睹其變。」佛告洴沙：「我自知時。」

洴沙謂佛可共挍神，即敕臣吏，平治博處，

安施床座，豎諸幢幡，莊嚴挍珞，極令麗妙。

其當會日，一切企望。　於時如來及與眾僧，

從王舍城，往毘舍離。毘舍離中，諸律昌輩，

與諸人民，皆來奉迎。諸人後日，求佛不在，

問實乃知，至毘舍離。六師之徒，興張唱言：

「久知瞿曇智術單淺，諸人猶豫，不信我言，

剋期挍術，自省不如靡然逃去，

至毘舍離。」諸六師輩，貢高轉盛，各共相率，

當必追窮。時洴沙王，辦設供具，滿五百乘車，

王與群臣十四億眾，各辦糧食，悉隨佛往，

前後絡繹，集毘舍離，六師復往白諸律昌：

「聽我曹等，與此瞿曇，挍試神力，談講實性，

若見聽者，期來七日。」時諸律昌，復往白佛：

「六師群迷，自謂有道，求與如來共挍神力，

唯願世尊！垂神降伏。」佛又告曰：

「佛自知時。」諸律昌輩，合率臣民，嚴治設辦，

如洴沙王比，悉皆企慕，望在明日。　佛與眾僧，

至拘睒彌。拘睒彌王，名曰優填，將諸群臣，

亦來奉迎。毘舍離人，明晨問佛，

云佛已往拘睒彌國。六師聞是高心遂盛，合徒聚眾，

規必窮逼。諸律昌輩，辦致供具，五百車載，

用俟供養，將領國人七億之眾，并洴沙王，

集拘睒彌，觀佛六師共挍神力，前後滿道，

絡繹而至。六師既到，

見優填王騰說事情如上之辭，沙門自省：「內無顧恃，空空逃避，

不可要勒，須王剋定令與我試。」

優填白佛，說六師辭：「世尊！寧可與挍之不？」

佛復告言：「我自知時。」優填望佛在其國試，

嚴治設辦，如洴沙王比，皆到當會。　佛復捨去，

與比丘僧，至越祇國。越祇國王屯真陀羅，

將諸人民，來迎世尊。拘睒彌人明日乃問，

云佛已去向於越祇。六師徒眾，尋逐其後。

時優填王與八億眾，并洴沙等諸國人民，

悉共往詣，集越祇國。六師見王，廣自陳說：

「當令瞿曇與我共試。」屯真陀羅復往白佛，

佛猶答言：「佛自知時。」王亦嚴辦。會日垂至，

佛與眾僧，即向特叉尸利。

　此國中王名因陀婆彌，與諸臣民，亦來奉迎。

屯真陀羅與五億人，洴沙王等諸王臣民，亦皆逐佛，

向特叉尸利。六師已到，白因陀婆彌，極自譆張，

高談大語：「聽與瞿曇挍試神力。」

因陀婆彌復往白佛，佛故答言：「我自知時。」嚴辦日到，

佛復捨去，并與諸眾僧，至婆羅[木*奈]。

　波羅[木*奈]王名梵摩達，亦與人眾，躬來迎佛。

特叉尸利人民，明日乃知佛去。六師追逐，

尋跡馳往。因陀婆彌與六億眾、洴沙王等，

一切隨逐。六師既到，如前白王。王如前辭，

往白於佛，佛亦答言：「我自知時。」　嚴辦日到，

佛復捨去，與比丘僧，往迦毘羅衛國。

迦毘羅衛諸釋種輩，率諸大眾，皆來迎佛。波羅[木*奈]人，

明日乃知。六師徒眾，續復馳逐。

梵摩達王與八億人，洴沙諸王六國人民，皆悉前後，

隨逐佛往。六師既到，向諸釋種，紛紜自說：

「廣引術能，聽與瞿曇，共決神力。」

釋種復往白佛，具宣其事，佛又告言：「我自知時。」

嚴治設辦，剋日垂至，佛與眾僧，往舍衛國。

　舍衛國王名波斯匿，與諸臣民，皆來迎佛。

釋種明日乃知佛去。六師率徒，從後追之。

釋種將領九億人眾，洴沙王等諸國人民，

[一/旦]川滿野，逐趣舍衛。六師等到，見波斯匿，

具自陳說本末情事：「欲與瞿曇決挍神力，

臨期逃避，不可要勒。今與大眾，逐至王國。

大王！當使與我等決。」波斯匿王，亦用為笑，

說佛殊變難可思議，云何以汝卑陋凡細，

與大法王挍試力能？六師凶凶，言氣遂高。

波斯匿王，既往見佛白言：「六師慇懃乃爾，

唯願世尊！垂神化伏，普使一切別偽識真。」

佛告王言：「我自知時。」波斯匿王，尋敕臣吏，

平治場地，多積香花，敷設床座，豎諸幢幡，

嚴辦已訖，大眾都集。　臘月一日，佛至試場，

波斯匿王，是日設食，清晨躬手授佛楊枝，

佛受嚼竟，擲殘著地墮地便生，蓊鬱而起，

根莖踊出，高五百由旬，枝葉雲布，

周匝亦爾。漸復生華，大如車輪，遂復有果，

大五斗瓶，根莖枝葉，純是七寶若干種色，

映燦麗妙，隨色發光，掩蔽日月。食其果者，

美逾甘露，香氣四塞，聞者情悅；香風來吹，

更相[打-丁+堂]觸，枝葉皆出和雅之音，暢演法要，

聞者無厭。一切人民，睹茲樹變，敬信之心，

倍益純厚。佛乃說法，應適其意，心皆開解，

志求佛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　次第二日，

優填王請佛。於時如來，化其兩邊，成兩寶山，

嚴顯可觀，眾寶雜合，五色暉耀，光焰煒曄，

若干種樹，行列山上，華果茂盛，出微妙香。

其一山頂，有成熟粳米，滑美百味，

甘之附口，人民之類，自恣而食。其一山上，

有柔軟之草，肥[月*巽]甘美，以俟畜生，須者往噉，

飽已情歡。一切眾會，睹山顯異，食已懷悅，

仰慕遂深。佛更稱適，為說妙法，各得開解，

發無上心，得果生天，其數亦眾。　到第三日，

屯真陀羅，請佛供養，奉佛淨水，俟以澡漱。

佛吐水棄，化成寶池，周匝四邊，各二百里，

純以七寶共相間雜，眾色相照，光明焰奕。

其池中水，八德具足，水底遍滿七寶之沙，

八種蓮花，大如車輪，青黃赤白，紅綠紫雜，

香氣芬馥，馨徹四遠。隨蓮花色，

各發光明，光明顯照，暉曜天地。

大會睹此寶池奇妙，歡喜稱歎佛無量德。佛因觀察，

隨眾人心，方便說法，各令開解發無上心，

得果生天，盡增福業，數多難計。　到第四日，

因陀婆彌王請佛。佛於是日，令其寶池，

四面自然，有八渠流，還相灌注，自然迴轉。

水流有聲，其聲清妙，皆說諸法，五根五力、

七覺八道、三明六通、六度四等、大慈大悲，勸發開導，

說種種法，一切聞睹，心皆開解，發心求佛，

得果生天，增積福慧，數甚眾多。

　次第五日，梵摩達王，請佛供養。佛於是日，

口中放光，金色赫奕，遍大千土。光明所觸，

一切眾生，三毒五陰，皆自然息，身心快樂，

譬如比丘得第三禪。眾會歎怪，志慕佛德。

便為說法，各得開解，發大道心，得果生天，

進福修慧，數甚眾多。　第六日中，諸律昌輩，

次復請佛。佛於是日，普令大會一切眾生，

心心相知，各各一人知一切心，所念善惡，

志趣業行。咸自驚喜，欽美佛德。

佛便為說若干妙法，皆得開解，誓求佛者，得果生天，

數甚眾多。　到第七日，釋種請佛。佛於是日，

化諸會者，悉令自見為轉輪王，七寶千子，

諸王臣民，肅恭承已，侍仰無減。各自驚怪，

喜慶無量。佛便為說法，投適其意，

亦發無上正覺之心，得果生天，甚難計數。

　又第八日受帝釋請，為佛作師子座，如來昇座，

帝釋侍左，梵王侍右，眾會一切，靜然坐定。

佛徐申臂，以手接座，欻有大聲，如象鳴吼，

應時即有五大神鬼，摧滅挽拽，

六師高座，金剛密跡捉金剛杵，杵頭出火，

舉擬六師，六師驚怖奔突而走，慚此重辱，

投河而死。六師徒類，九億人眾，皆來歸佛，

求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

皆成沙門。佛為說法，示其法要，漏盡結解，

悉得羅漢。於是如來，從八萬毛孔，

皆放光明，遍滿虛空，一一光頭，有大蓮花，

一一華上，皆有化佛與諸大眾，圍繞說法。

眾會睹茲無上之化，信敬之心，倍益隆盛。

佛即為說，隨其所應，有發大心，得果生天，

進福增善，數甚眾多。　到第九日，梵王請佛。

佛自化身高至梵天，威嚴高顯，巍巍難極，

放大光明，暉赫天地。一切仰瞻，皆聞其語，

佛為種種顯示法要，亦令多眾發心求佛，

得果生天，數亦難計。　到第十日，四天王請佛。

爾時世尊！普令大眾見佛色身，遍諸天中，

從四天王，至色究竟，皆見佛身，放大光明，

各為大眾，說微妙法。咸遙仰視，了了見之，

一切眾會，甚增敬仰。佛為說法，隨應其意，

皆發大心，住不退地，得果生天，不可稱計。

第十一日，須達請佛。佛於是日，於高座上，

自隱其身，寂滅不現，但放光明，出柔軟音，

分別演暢諸法之要。在會之人，聞法解悟，

有發大心，住不退者，得果生天，

亦甚眾多。　第十二日，質多居士請佛供養。

佛於此日，入慈三昧，出金色光，遍照大千。

光觸眾生，三毒心息，自然興慈；等視眾生，

如父如母，如兄如弟，愛潤之心，都無增減。

然後為說若干妙法，亦發大心，住不退地，

得果生天，難可稱量。　第十三日屯真陀羅王，

次復請佛，施設供養。佛於是日，身昇高座，

放於臍光，分作兩奇，離身七仞，頭各有花，

上有化佛，如佛無異，化佛臍中，

復出光明，亦分兩奇離身七仞，頭有蓮花，

上有化佛，如是轉遍大千國土。一切瞻睹，

愕然驚喜。佛為應時，隨意說法，亦發大心，

住不退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　第十四日，

優填王請佛。時優填王，花散佛上。佛即應時，

變其所散花，作千二百五十七寶高車，

高至梵天，晃踰金山，雜寶眾色，曜麗相照赫然，

金光振朗殊沙難量，神珠瓔珞，雜廁其間。

諸高車中，皆有佛身，放大光明，遍三千土。

眾會睹變，喜敬交懷。佛便說法，應病投藥，

皆發大心，或住不退，得道生天，數復甚多。

　第十五日，洴沙王請佛，佛豫敕王：「唯須食具。」

王但嚴辦器物，極令饒多。食時已到，

諸器悉滿，甘膳百味，種種異美，

普令眾會飽足有餘，食已身心自然安樂。於時世尊，

以手指地，十八地獄一切都現，無量塵數，

諸受罪人，各各自說：「我於本時，作如是惡，

今受此苦。」一切眾會，具悉聞見，甚懷悲愍，

衣毛驚悚。佛便為說法，應適其意，有發大心，

住不退者，得果生天，不可稱數。

地獄眾生，緣見佛聞法，心生敬仰，皆遙自歸，

終皆得生天上人中。時洋沙王，長跪白佛：

「世尊奇相，三十有二，身手諸相，猶曾得見，

未睹如來足下輪相，願見示眾，咸共敬觀。」

佛即出腳，普示眾會，一切見佛足底輪相，

端嚴[日*丙]著，文理如畫，分別顯了，觀之無厭。

王益歡喜，重白佛言：「不審世尊！本作何德，

而乃致此輪相之妙？」佛即告王：

「由我過去自修十善，復以教人，故得斯相明顯如是。」

　王又白佛：「不審，世尊！自修十善，復以教人，

其事云何？願見開示。」　佛告王曰：「善聽著心。

乃往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

名施陀尼彌，領八萬四千國，八萬億聚落，

一萬大臣。王有二萬夫人，皆無有子。王甚憂愁，

懼絕國嗣，即廣禱祀祈願諸天。

王第一夫人，名須梨波羅滿，經數時間，便覺有娠。

自懷妊後，心性聰了，仁慈矜哀，勸人以善，

日月滿足，生一男兒，端政超異，恣相顯美，

身諸毛孔，皆有光明。王甚欣慶，睹之無厭。

即召相師，占其吉不？相師披見，歎言：『奇哉！

是兒之相，挺特殊倫，德綏四域，天下敬戴。』

王益歡喜，敕為立字。相師白王：

『有何異瑞？』王言：『此兒懷妊已來，其母聰慧仁慈勸善，

餘瑞雖眾甚怪此異。』相師驚喜，而白王言：

『母豫辯慧，自身光明，

當為立字名那波羅滿，晉言惠光。』太子長大，智慧殊人，

父王葬薨，葬送畢訖，諸王臣集勸令嗣位，

太子固辭云不能當。諸臣各曰：『大王已崩，

唯有太子，更無兄弟。今言不肯，推讓與誰？』

太子答言：『世人行惡，必不執順，若加刑罰，

罪我不少；若能率民普行十善，

我乃堪任領受國事。』諸臣言：『善！唯願昇殿，十善之道，

當敕令行。』太子爾時，尋登王位，

告下人民，普行十善，一切敬順，改心易操。

魔王妒忌，欲敗王化，密作封書，告下諸國：

『前敕行善，既無利驗，唐自勞苦，修無益事；

自今以往，聽民恣心，作十惡事，勿更憚情。』

諸王得書，怪此異詔，何緣越理，

勸人從惡？各遣親信，重問所由。王聞是語，愕然驚曰：

『我無是令，何緣乃爾？』即敕嚴駕，躬行諸國，

親見臣民，宣改異化。魔於道邊，

化作一人，身處大火，盛炎熾然，於中哭叫，

聲悲酸切。王即前問：『汝何以爾？』人白王言：

『我坐前時勸人十善，今受此苦，痛毒難忍。』

王重答言：『何有是事？勸人修善，反更受苦。』

又復問言：『勸行十善，令汝受苦；前受勸人，

行十善者，得善報不？』答言：

『前人得善福耳，但教他故獨受此苦。』王聞歡喜答言：

『但令前人得善福者，甘心受苦，

不以為恨。』魔聞是語，即隱形去。遍行諸國，

宣十善行，人民服化，慎身口意，正化彌布，

一切欽崇。王德隆赫，嘉瑞而降，金輪先應，

七寶具臻，遊化四域，導善為務。如是大王！

欲知爾時施陀尼彌王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

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

彼惠光王十善化民者，今我身是。

我緣彼世自行十善，又以勸民令行十善，

是以今日得是足下千輻相輪。」　時洴沙王，復白佛言：

「六師群迷，不自度量，貪著利養，生嫉妒心，

求與世尊觸試神力，言佛作一，我當作二。

佛現神變，妙難思議，六師窮縮，乃無一術，

慚形愧影，投水而死，徒類散解，自遺殃患。

念其迷惑，何劇之甚？」　佛告大王：「不但今日，

六師之徒，諍名利故，求與我決，自喪失眾；

過去世時，亦共我諍，我亦傷彼，奪其人眾。」

　王即長跪，尋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

與六師鬥奪其徒眾，其事云何？願具說示。」

　佛告王曰：「善著心聽。

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國王，

名摩訶賒仇利，領五百小國王，有五百夫人，

無有太子可以繼嗣。王自念言：『吾年轉大，

無有一子以續國位，若其一旦崩亡之後，諸王臣民，

不相承受，便當興兵[打-丁+王]害民命，

國將亂矣，何苦之劇。』念是事已，心沒憂海。

時天帝釋，遙知王憂，即從天下，化作一醫，

來詣王所，問王憂意；王即如事，宣示語醫。

化醫白王：『莫復憂慮！我當為王，往入雪山，

採合眾藥，與夫人服，服藥之後，皆當有娠。』

王聞是語，差用釋憂，即語醫言：『能爾者善。』

是時化醫，即往雪山，取諸藥草，擔還王宮，

以乳煎之，與大夫人。夫人嫌臭，

情又不信，化醫歸天，後不肯服；餘小夫人，

盡共分服，服未經久，尋覺有娠。

各以情事白大夫人。夫人聞已，情乃憂悔，即問：

『所服有餘殘不？』答言：『已盡。』復問：『前草今者在不？』答言：

『猶在。』尋敕取乳，更用重煎，持與夫人，

夫人便服；服之數日，亦覺有娠。諸小夫人，

月滿各生，皆是男兒，端政殊異。王見諸子，

歡喜踊躍，悒遲念想於大夫人。夫人月滿，

亦生一男，面貌極醜，形如株杌，父母見之，

情不歡喜，因共號之為多羅睺施，晉言株杌，

敕令養育。年漸長大，其餘諸兄，皆已納娶，

唯有株杌，不以在意。後會邊國，

興兵入界，五百王子，領兵往拒，始戰軍敗，

退來趣城。株杌王子，問諸兄言：

『何以退走如恐怖狀？』兄輩語言：『往鬥不利，他軍見逐，

是以走退。』株杌言曰：『如斯軍賊，敢見侵陵，

取我先祖天寺之中大弓具來，我欲往擊。』

其先祖是轉輪王，即遣多人，往取舁來，

而授與之。取弓舒張，弓聲如雷，彈弓之音，

聞四十里，持弓捉具，便獨往擊。到先吹貝，

聲如霹靂，彼軍聞聲，驚怖散走，敵退乃還。

父王異遇，爾乃愛待，深思方便，欲為婚娶。

「時一國王，名律師跋蹉，聞其有女，端政絕世，

王即遣使，往告求婚，指其一兄貌狀示之，

言為此兒，求索卿女。使奉教到，

具騰王辭，律師跋蹉，即許為婚。使還白王，

王大歡喜，尋遣車馬，往迎將來，自敕株杌：

『莫晝見婦，自今以後，常以日暮，乃見交會。』

時諸子婦，後共談語，各歎其夫種種才德。

時株杌婦亦歎夫言：『我夫猛健力士之力，

身又細軟，甚可敬愛。』餘婦語曰：『汝不須言，

汝夫狀貌，正似株杌，若汝晝見，足使汝驚。』

株杌婦聞，憶之在心，豫掩一燈，藏著屏處，

伺夫臥訖，發燈來著，見其形體，

甚用恐怖，即夜嚴駕，還至本國。天明乃覺，

甚用悒慼，捉弓持貝，尋跡逐往，到其國中，

依一臣住。　「後六國王，聞律師跋蹉有絕妙之女，

各貪欲得，興兵集眾，競共來索。

時律師跋蹉，甚用憒惱，令諸群臣博議其事：

『正欲與一，其餘則恨；作何方便，卻此兇敵？』

有一臣言：『當分此女，用作六分，一軍與一，

其意可息。』或有臣言：『且出重募，有能卻軍，

以女妻之，分國共治，重加賞賜。』王即然之，

便行宣募。時多羅睺施即持弓貝，

出城趣賊，吹貝叩弓，六軍驚駭，怖不能動，

即入軍中，斬六王首，奪取冠飾，攝錄其眾。

律師跋蹉，甚用歡喜，以女貢之，奉為大王，

領攝七國，一切軍兵，將諸士眾，與婦還國。

父王聞來，往出界迎，見子所領軍眾極盛，

以國讓子，勸作大王。其子不肯，

云父猶在，理不應爾。　「還到宮中，窮責其婦：

『汝前何以夜棄我亡？』其婦答言：『君身極醜，

初見驚怖，謂非是人。』多羅睺施，捉鏡自照，

乃見身首，熟似株杌，患厭其身，自不喜見，

便至林間，乃欲自殺。帝釋遙知，即下到邊，

問所由緣。慰喻其意，與一寶珠，

而告之言：『常以此珠，著汝頂上，

可得殊異如我端政。』尋喜奉受，安其頂上，覺身倍異。

還至宮中，自取弓具，欲至外戲。婦見不識，

尋語之曰：『汝是何人？莫觸此物，我夫若來，

儻相傷損。』尋語婦言：『我是汝夫。』

婦殊不信，而語之言：『我夫極醜，汝形端正。

汝是何人，說是我夫？』夫即卻珠，還示故形。

婦乃驚喜，云何乃爾？夫即具悉，說得珠意。

婦自是後，敬愛其夫，株杌之名，從是滅除，

便更稱之，名須陀羅扇。　「後自生念：

『當率兵眾更起宮城。』即出觀行平博之處，

敕諸人眾：『是中可作。』有四龍王，人形來問：

『欲作城者，為用何物？』須陀羅扇言：『當用土作。』

龍復白言：『何不用寶。』答言：『城大，那得多寶？』

龍復白言：『我當相與。』尋化四邊，作四大泉，

而語之言：『用東泉水，而作塹者，便成琉璃；

用南泉水，而作塹者，可成為金；

用西泉水，而作塹者，可成為銀；用北泉水，

而作塹者，可成頗梨。』尋時敕作，如語成寶，

便令作城，方四百里。復敕作宮，方四十里，

宮城街陌，樓觀舍宅，樹林浴池，

悉是四寶嚴淨顯妙，略如天上。宮城既竟，七寶來應，

總攝四域，化民修善。　「如是大王！

欲知爾時摩訶釋仇梨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

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

彼多羅睺施醜王子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瞿夷是。

彼婦翁者，今摩訶迦葉是。

彼六國王欲以兵力逼求女者，今六師是。於彼世時，

與我諍色，我傷害彼，奪取兵眾，乃至今日，

嫉名利故，求與我試，無術稱心，投水而死，

我攝徒類九億人眾，為我弟子。」　時洴沙王，

復白佛言：「多羅睺施，本作何行，福德力強，

形如是醜？」　佛復告王：「皆有因緣。

乃往過去無量難計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

名波羅[木*奈]，國有仙山，名曰律師。時仙山中，

有一辟支佛，身有風患，當須服油，

至油師家，從其乞索。油師瞋恚，逆呵責之：

『頭如株杌，手腳如軸，不肯生活候伺他家，

不規錢買，但欲唐得。』雖瞋呵責，然與油滓。

辟支佛心甚敬仰，受已適復擔去。其油師婦，

從外而來，見辟支佛，心甚敬仰，問言：『快士！

從何而來？持此油滓，用作何等？』

時辟支佛如實語之。婦便恨恨，還喚將來，

即取其缽與滿缽油，怨責夫言：『汝實不是，

云何乃以油滓與之？念還懺悔，除汝口過。』

油師心悔，粗還辭謝，夫婦同心，白辟支佛：

『若使須油，日日來取。』後辟支佛，數返取油，

感其恩力，於油師前，現神足力，飛昇虛空，

身出水火，分合身體，種種現變。油師夫婦，

見其神變，倍用歡喜，甚增敬仰，夫見是已，

便語婦言：『汝所施油，當共同福受果報時，

共為夫妻。』婦語夫言：『汝興惡言，向於快士，

方施由滓，無有淨心，所生之處，當極醜惡，

云何共汝作夫婦耶？』夫復答言：『我常辛苦，

積聚油具，云何獨施，

不與我共？終不聽汝要作夫婦。』妻復言曰：『若為汝妻，

見汝形醜夜棄汝亡。』夫答之言：『正使汝亡，

我當逐汝，要得乃止。』夫妻語竟，向辟支佛，

身心自歸，款誠悔過。時辟支佛語油師夫妻：

『緣汝施油，我病得差。今汝夫妻，

欲求何願？恣汝所求，悉當令得。』夫妻歡喜，長跪立願：

『令我夫妻所生之處，天上人中，一切從意。』

如是大王！欲知爾時賣油人者，

多羅睺施是。是時油師婦者，多羅睺施婦是。

緣於爾時見辟支佛，言似株杌手腳如軸，

雖施油滓，瞋色與語，由是因緣，所生之處，

初形甚醜，如前惡言；緣後懺悔喜施好油，

所生之處，還得端正。緣以油施，常得多力，

數千萬眾，無敢當者。福德報故，作轉輪王，

食福四域，五欲從心，善惡之業，其報不朽。

是故一切，當念道要，慎身口意，遵修道行。」

佛說是時，洋沙王等，諸王臣民，四輩之眾，

天龍鬼神，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善根本者，

有發無上大道心者，或有遷住不退地者，

一切歡喜，禮敬奉行。

賢愚經卷第二